紧贴在他胸膛的我仍感觉到他在克制着自己哽咽。

「所以……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好」

我们拉开了距离,再一次面对面,却没有刚才那么自然了。现在的情况下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们 应该不会分开了吧?

[......走吧]

[飓....|

从天桥走下来的时候,已经完全天黑了,沿街的店面全都亮了起来。我从未觉得冬季傍晚的寒冷空气这么 令人清新畅快,即便眼泪干涸了,脸颊的泪痕处仍传来一阵冰凉。

「…舞会的事情…我会好好收尾的…请放心」

两个人其实已经尴尬沉默了一会儿了,最后他还是绕回舞会的话题。

「比企谷君,我才是舞会负责人」

[是被连累的负责人呢]

「别说得那么理直气壮,比企谷君,我还是希望你能反省一下」

「好好好,联络这件事我就是做不到啦」 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

「比企谷君,这是最后了吧?」

「从舞会的角度来说,是的」

「这样的回答我会想追问下去的」

「你想问什么?」

自己禁不住追问,就像是害怕他反悔一样,听过刚才那样的答案,这让我觉得现实有些不真实,晃过神来 发现自己赘言了。

「没什么。」

「也许有些问题不需要答案,如果你执意需要回答,我会说是的。」

他的脸别了过去,看向里侧的店面。 「嗯」我悄悄松了口气,脸感觉发烫。 又是一阵沉默,两人无言来到了分别处。

「那明天见,比企谷君。」过去如同对现在有引力一般,自然抬起手和他挥了挥告别。

「嗯,再见。」

一瞬间两个人又可以好好正视彼此了,我们默契地捕捉这一刻,彼此转身背对前最后都轻轻地笑了一下。

回到家后,身体不自觉倒向了床,应该是太累了。

"请让我参与你的人生吧。

他的话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他用尽力气却还是轻声断续的语气重复着这句话的模样忘也忘不掉,甚至感觉 连床头的潘先生都在滑稽地复述。

从公寓搬回来除了必要衣物,没有带回太多东西,和他最初出门得到的这只潘先生带回来了,还有那个冬 季和他在游乐场的照片也是,静静躺在潘先生后面。

这段时间,一直没有勇气打开,不忍心回顾,本以为自己最后会把这个袋子永远藏起来,现在却可以心平 气和拿出照片好好端详,比企谷君并不知道这张照片的存在,所以那时候我才能好好拥有。

两个人在照片里小心翼翼、傻里傻气的样子再怎么看都不会觉得厌倦。

这是我珍贵的宝物。

昨天才过去几个小时,但是我能清楚感觉到周围的一切和昨天完全不同,谈不上违和感,可能太过于期待 导致自己出现这种错觉。

我猜那个男人回家后会觉得特别羞耻,我还没想好怎么面对他,他肯定也还没想好如何面对我。越是一直 琢磨,一直思考,拉扯着时间不让往前走,时间越是反其道而行,半天的踌躇时间很快过去,慢悠悠地收 拾东西准备前往那间久违的教室。舞会的事情很紧迫,今天必须和比企谷君好好商讨一下。

但是,该以怎样的神情见他呢?和时间一样,突然希望往特殊教室的路再长一些,转眼却踏上楼梯就到了。走到教室长廊,看到了比企谷君靠门扉坐着,悠闲地喝着咖啡,他差不多也看到我了。

「啊啦,真早呢」微笑打了招呼,却没有让步伐变快。

「抱歉, 久等了吗?」

「……我也刚到|

太久没能和他这样好好说话了吗?感觉有些生疏。

「门锁,你能帮我打开吗」我和教室的门应该只有几步之遥了,我还是把钥匙扔向了他,也许这可以缓解 些许尴尬吧。

他打开门后,我们进入教室,这里面不太可能有变化,但是不在这间教室的几天,外面的我们却变了很

和往常一样,我和比企谷君子在桌子的两端就坐,过去彼此熟悉这份距离感,现在却出现一丝异样感,悄 悄抬起头注视他,他也正扭捏不安,仅仅一秒钟我们便目光重合了,拉扯不住的时间偏偏在这里停滞了, 我慌忙把视线移开,他也反应过来,脸红得不知所措低下了头。虽然我也感觉有些羞涩,但这个男人害羞 的模样着实让人发笑,不忍错过,我悄悄抬起目光再次打量他。

「……总之先商量一下吧」他举棋不定的模样终于安稳了下来,朝着地板小声嘟囔。

他从包里把计划书拿出来,顺势把计划书朝我滑了过来,可能是力道不够,计划书在桌子的中间停了下 来。

这更尴尬了。

嗯,比企谷八幡失去成绩,0分。

我叹了叹气,我猜这个男人脑袋里只有把计划书滑过来或者扔过来的选项了。

我站起来拿起计划书,顺便把自己的椅子挪了过来,坐在了中间那个位置。

「……这样很不方便商量」我不满抱怨了一句。

「啊……嗯,确实」他扭扭捏捏地搬起椅子坐到了我旁边。

严格意义上不算旁边,我们之间还隔着一把椅子的距离。可能是这或近或远的距离,让他更加紧张,他的 死鱼眼紧紧盯住计划书,然后僵硬地哗啦打开计划书。

「这个,是交给海滨综合的计划书。姑且大致上是想做成这种感觉」

我同意地点点头。

粗略看了看比企谷君起草的计划书,简直惨不忍睹。

「话说回来还真是写了份特别粗糙的计划书呢」

我尽量变得不刻薄。

「没办法的吧。毕竟那个时候也没时间了,很拼命才做出来的啊」

「是么,很拼命嘛」

听到这样的话很难不让人感到愉悦,因为一个无聊的理由就要大费周章地做这样的事情,太符合他的风格 了,简直可爱!嘛,姑且是因为我,我还是好好修改一下吧。

因为平时对他太严格的缘故,也可能这个计划书到处都存在错误,所以找出他的错误并不是一件难事。手 上的红笔轻快比划着,伴着自己的哼的歌,不一会儿就修改结束了。

修改后的计划书的执行也不是特别乐观,这个男人为了让这份废案看起来华丽,添加了太多荒唐的东西。

「毕竟原本就是作为废案的计划,实在是很难实现呢。预算和人手都是压倒性的不足」

「预算就得看海滨综合那边的情况了。人手的话,嘛,就只能压榨咱们校的学生了吧」 「是啊,有谁能把可以爽快答应的人给找……」

每当需要帮助的时候,总会情不自禁想到她,视线回到她曾经坐的地方。她是一个值得依靠的人。

可能是表现得太露骨了,比企谷君察觉了我的想法。
「……嘛,每次都给她添麻烦实在是有些过意不去啊。找找别人吧……」

不,她是侍奉部的一员,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不,由我去说」我坚定否定了比企谷君。我也想好好告诉她,我会一直在侍奉部等她。她的愿望,现在也是我的愿望,我希望她能在场,我都希望我们能好好听彼此诉说,继续逃避她才是对她最大伤害。

「没关系。交给我吧。虽然很难说清,但我还是想好好去说……要不然,她应该会冲我发火吧,为什么不叫 我之类的」

我朝比企谷君释怀地笑了出来。

「……我明白了。那样的话,我这边去找找能指望的人吧」

「嗯,拜托你了」

他点了点头,没有表情的面庞出现了温和微笑的征兆。没能等到他彻底的微笑,他便低下头继续翻计划 书,记录注意事项。

「人手方面的问题这样就好,然后就是预算问题啊。预算……嘛,就用海滨综合的钱就行……场地?诶?场 地? |

「既然说了用志愿的形式举办,就不太可能使用学校的场地了吧。而且还是复数学校一起举办,还是不要 使用特定的学校场地比较好」

预算和人手的问题可以往后放,但场地的问题迫在眉睫。

「啊……确实 |

「关于预算和人手的问题,跟据场地和计划的不同也会发生改变,所以最好还是先决定场地比较好呢」「是啊。日程之类的就算决定了,不把场地搞定的话也没有意义」 「场地啊…话虽这么说,但关于这个计划的情报已经先跟海滨综合说明过一遍了啊」

现在临时更改,恐怕会更来不及。

「这个家伙,连沙滩活动都写上去了」

舞会的场地从整份计划书来看只是其中的一个黑洞,我猜他根本没考虑会举办,所以很随意写了海边开发 区和夕阳海滩。

「是你写上去的吧」听到他莫名其妙的发言,无奈提醒了他一下。他烦恼抱着头,深深叹了一口气。

「说是海,可这沙滩用不了吧」

与其继续消极,不如试着行动。我打开电脑,戴上眼镜,用关键词检索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场地。筛选信息 是一个繁杂的过程,一些场地也有自己的使用限制

「虽说的确有经常举办活动的场地…自治团体的许……不如说,不管是主办还是协助的形式,不让自治团体 加入会很难办吧。明火也用不了,能否得到许可似乎也得看具体情况」

我把电脑屏幕转了过去,场地选项不太多,活动的限制很可能导致计划书面临更改。

「海滨公园里好像有BBQ的场地吧····也就是说,公园内的话只要取得许可说不定也可以使用明火吧」 他歪着头,突然说道。随后,他敲击键盘,进入海滨公园官方网站。

「啊,这个这个」

他放低声音表达惊喜的时候有一点点让人安心。

出乎意料,仔细对比他选择的这个场地后,我觉得这是目前最符合计划书活动举办场地的要求的地点。 「因为是市内的设施估计也不会花太多钱……绿色植被也多,公园的话说不定也可以弄成庭院派对的感觉」 脸转过去准备听听看他对我的意见的看法,却发现他的脸近在咫尺,我和他都太专注于电脑屏幕的内容 没注意彼此的距离。那一丝咖啡的香气略过脸颊,我感觉我的耳朵再次发烫,一瞬间我和比企谷君不约而 同拉开了距离,各自错开视线,我摘下了蓝光眼镜,把刚才还没说完的话继续说了下去。

[..嘛,不实际去看看也不搞明白吧]

场地到底合不合适还需要实地考察才能确定,是呢,需要去实地好好看看,顺便喝个咖啡之类的,他应该 不会拒绝吧。

「哦,哦……」他似懂非懂点了点头。

「……那,那就去看看吧……毕竟离得也近,明天也是休息日」

[也,也是呢……明天……]

他断断续续帮我补充理由,原本想说的话被夺走之后,让我有些慌乱,于是心虚地点了点头,他一脸疑

惑,跟着我一起点头。 他算是同意了吧?这应该是迄今为止邀请他出门最容易的一次呢。事情确定完毕后,我们又恢复了沉默的 状态,各自做自己的事情。太久没能和他像这样好好交流了,甚至连这份宁静都珍贵了起来,不掺杂迷 茫,不掺杂误解,不掺杂放弃。

人生有两个悲剧,一个是想得到的得不到,一个是想得到的得到了。

休息日的海滨公园就是这样的两个悲剧。

来来往往的人令我应接不暇,交谈声,玩闹声充斥了在整个公园上空,这样的环境实在无心欣赏风景,和 比企谷君走了一会儿后,我自觉在就近的长椅上休息。我对人群迸发出来的活力充满敬畏,他们真的不累 吗?

「我还多买了一罐max咖啡,要喝吗?」

「谢谢…」我接过他递过来的咖啡,啜饮了一口。可能糖分的刺激,暂时褪去了我的疲惫。

他很悠哉地抬头看着天空,一边畅饮,我想对他来说现在应该是很惬意的时刻。 「休息日的公园原来人这么多呢……说真的,太大意了。然后就是公园很大,特别大」

我觉得地狱如果存在,那里的人一定非常多。

「你这是累到连词汇能力都死掉的级别了吧……」

现在两个人的感觉和最初两个人出门的感觉有些一样。过去和他假扮情侣逛情侣专区的时候,也许死都不 会想到会和他成为真正的恋人吧。难得能和他单独出门一次,我也要打起精神才行。

我深呼吸,取下贝雷帽,把自己的头发编成双马尾。这是我最钟意的发型。

很久没编了呢,不会生疏了吧。我悄悄拿起小镜子确认。

嗯,还好,这样看起来元气一些。

「你的那个发型,好久没见过了啊」

「是吗?……嘛,在学校确实没系过呢」

是绝对没系过。坦诚说,过去只有自己单独去逛自己喜欢的猫咪展览才会编这样的发型。这个世界上能吸 引一个人的事物不多,所以我希望做一些开心的事情的时候,自己不能一成不变,观赏猫当然要拿出自己 最好的状态,现在看来,见自己喜欢的人也是。

「嚯……只是在休息日才会梳这种的嘛,毕竟也挺费事的」

这个男人果然是笨蛋呢,这种事情明明对女孩子来说一点难度都没有。

我拿起帽子遮住我表现不满的嘴角。

「……休息日的时候也不是经常编这种的哦……」

「看习惯了的安心感虽然很好,但这种新鲜的感觉也不错啊。嗯,不错……」 比企谷君突然慌乱了起来,像坏掉的机器一样,敷衍地重复"不错"。

没能看到猫展,倒是看到一个不讨人喜欢的男人呢,到底是没办法坦率呢,还是太迟钝了。

为了掩藏我的不悦,我压低戴上去的贝雷帽,移开目光,看向前方的草坪运动场。

「调查了一圈,因为不能伤害草皮,所以可能无法用铝合金支架搭建舞台了呢」

「音响和电源也是问题啊。如果能从哪获得电力就好了。嘛,一般来说只能用发电机了吧……还有,最重要 的是天气啊!

「虽然也不是不能搭个遮雨帐篷,但会影响客人的进出吧。还有如果脚下不方便的话,这种距离穿着礼服 会很难走|

是呢,如果碰上雨天,那就功亏一篑了。

今天穿的这种凉鞋如果遇到雨天那就很不方便,很容易打滑摔倒。

「是啊……。感觉很难确保活动路线」

比企谷君一边赞同地点头,一边像是在考虑什么。

「总之先去海滩那边看看吧」他站了起来,看向海滩的方向。

「嗯,姑且去看看吧」公园作为场地的希望渺茫,现在只能继续物色合适的地点了。

我们漫步到草坪的另一边,马路的对面就是沙滩。现在这个季节的沙滩人特别少,和背后的海滨公园相 比,看起来舒服许多。冬天快过去了,海风也不会那么冷冽,反而是刚好的凉意。海水和天空一样都有美 丽的湛蓝色。大海的蓝色是因为天空,这其实是一种浪漫的说法,科学的说法要无趣得多。其实紫色也一

直在,只是不被人眼觉察,所以被忽略了。即便一直站在蓝色的位置,我也不认为他是紫色。

所以,我只希望我们像蓝色和紫色一样彼此陪伴,一直到达最深处、最纯净的海洋。

他看向远处的海平线,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

「千叶的海,真是太棒……」

「这是东京湾哦」

我小心摁住帽子,防止被风吹掉。
「你还真是喜欢千叶…准备一直待在千叶吗?」

我猜陷阱要是写着干叶,他一定会跳进去。

「只要不被赶出去的话就会吧,大学也准备可以考来往的距离内的」

「你能考的学校基本也都是校区在东京都以内的吧」

「你怎么知道我会考什么学校啊,好吓人……」他脸上一瞬间惶恐了一下,语气像是在感叹。

「毕竟成绩跟我差不多的话自然就容易缩小范围」对于他的惊恐我有些不满。

难道这个男人觉得他很神秘吗,数学绝望,文科实力我也了如指掌,明白他能考哪里不是一个难题。

「嘛,志愿会很相似吧」

「嗯……所以,也有可能考上同一所大学呢」

「有这个可能」

是一定。我谦虚了一下哦,比企谷君。你别想逃呢。

「但是,有可能不是同一个专业。而且在那之后根据选择的不同进路更会大不相同」

「在那之后呢?」我随口问了下去。

「还没决定,看找工作的情况吧」 听到他谈工作,我怔了一下。 「你还真打算要工作啊。我以为你还会跟以前一样说那些没谱的话呢」

原来他以前那些不着边际的话只是在逞强,只是在挣扎。不情愿去工作但还是坚强出门工作的他一定可爱 得多。

实在是很遗憾。我好像还挺有当杜畜的才能…跟意志没关系大概会疯狂的工作吧」

他沮丧地述说完事实,深深叹了一口气,听完他这套新鲜的说辞,想不笑出来都难。

「每天早上,那副带着腐烂的双眼被挤进东西线电车里的样子已经浮现在眼前了呢」

看来每天都能送他出门工作一定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目送他出门的我的笑容一定和出门工作的他的死鱼 眼很配。

「不不,与其坐那个那我宁可离开东京」

和他半开玩笑,半谈以后,让我愈加期待和他以后的生活。这和过去想象的以后大相径庭,然而,却有趣 得多。迷路的时候不再那么无助,不会独自烦恼与人交流,不用自己和自己倾诉,可以拉着不情愿的他到处走走,别人问起来,可以和别人介绍"嗯,这是我的男朋友,比企谷八幡"什么的。 他似乎也在思考,却突然停下了脚步。

「不过,我觉得终有一天会回到这里。果然还是喜欢这儿啊,感觉就像是我的归处一样」

「…是吗。那样也好」我回以微笑。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恍然间好像那天在天桥的他一般。以至于我坚信他以后一定会回到这里。

我喜欢这样的比企谷君。

明明是在脑海里的想法,却怕被他发现,于是步伐不知不觉快了起来。但感觉话好像没说完,我想告诉 他, 我支持他回到这里。

「你还真是喜欢千叶呢」话说出口,却好像讽刺一般,连微笑都有了揶揄的味道。

「……是啊」他无奈的挤出苦笑。

余光里,两个人常常的足迹跨越了半个沙滩,延伸至脚下,已经走了那么远了吗。

就这样走着,比企谷君的目光被一栋精致的建筑吸引了过去。那栋建筑物的一楼是一间咖啡厅,店面的外 围被设计成了露天的座席,能想象到一边品尝咖啡,一边欣赏大海的奇妙舒适画面。二楼外围利用混凝土 砖块和玻璃制造了层次感,看起来是颇有档次的餐厅。

他明明被吸引过去了,却还是默默往前走。

我停下来,指向那间咖啡厅,「不去坐坐吗?」

咖啡厅出现的很及时,正好可以休息一下。

他点点头, 我回以感谢的微笑。

向收银台走去后,考虑到不需要两个人点单,所以便回头转告比企谷君。

「你把席位占一下?」

「啊啊」他反应过来,便不再跟在我背后,转身去占座位。 从收银台悄悄观察他,他正愉快地坐在可以吹到海风的位置上,看向了远处的大海,嘴角轻轻上扬着 我仔细看了菜单,发现有珍珠奶茶等等一些比较新奇的饮品,这家店还挺时髦。虽然不知道他除了**MAX**咖 啡之外喜欢喝什么,不过,味道不错的东西应该不会拒绝吧。

我点了两杯珍珠奶茶。

奶茶很快就制作好了,看外观和店面一样的精致。

店员是一位年轻的女孩子。

「客人,拿好哦,和男朋友慢用」她对我使了一个眼色。

由于冷不丁搭话,我突然不知道该回答啥。

「哦…谢…谢……」

很想快点跑开,不过托盘里的珍珠奶茶不允许我这么做。

悄悄深呼吸放松后,自然地跟比企谷君搭话。

「给你,刚才的回礼」我把珍珠奶茶递给他,就像他递给我咖啡一样。

「不是,有差价的吧……你算术很差?」

真亏他能把这句话过一遍脑袋后说出口,这是自嘲吗?

「至少比你好。下回你再请回来不就好了」

我顺其自然接过话,做好了下次见面的准备,便开始喝起了珍珠奶茶。

他却愣了一下, 随即拿起手机对着奶茶拍照。

啊!突然恍然大悟,发出了轻微的声音。

我忘记拍了。自己太心急了。本来可以两杯一起拍照,这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

「那个,我还没有喝,你想拍可以拍我的……」

他温和地安慰我,顺便把杯子递了过来。

也许,可以不执着于奶茶,人也可以。

「可,可以吗?谢谢……」

虽然会很害羞,但是错过了就没有机会了。 光思考,我感觉我已经耳朵发烫了。

我一边掏出手机,一边紧张迅速整理刘海,然后无言地挺直身子,坐到了他的身旁,小心翼翼地挽着他的 手臂。

前置摄像机里的他,已经完全僵硬了,我的笑容也是。两个人虽然靠在一起,却好像还有些微妙的距离。

看起来不太自然,不过我很满足了。

这是第一次约会,第一次合照。

「不,这个不太好吧……」他埋进自己弯曲的双臂里,努力掩饰自己通红的脸。 「对,对不起,那个」

回过神来,对于自己的突然袭击不知道他有没有怨言,有些慌张。

「重拍吧。我的眼睛死的太彻底了,这样不行啊」

他说着要再拍一次,我一时没缓过来,匆忙再次再次整理刘海。

这次应该要再近一点才行。

[请,请吧.....]

我缓缓张开了手臂,他也机械地模仿我的动作,两个人默契地朝对方靠近了一下,比上次近了一些。 「要拍了哦」

他的声音甚至已经有宠溺的感觉。

「好,好的……」

可能是精神太过于集中,能清楚的感受到自己挽住的那只手臂的温度。

我在颤抖,他也是。

画面里的两个人曾是坚信自己会永远一个人,如今却在一起成为了新晋恋人。

我衷心祝福过去的他们,现在和以后的他们。

比企谷君摁下了快门。

他检查照片的时候,我好奇靠了过去,看到他的死鱼眼依然,忍不住笑了出来。

「眼睛,不还是一样嘛。 腐烂得很彻底呢!

不过,作为恋人拍得很好哦。现在我们各有一张合照了。

「没关系,只要加工一下就可以了。科学的力量是万能的」 他立刻下载修图的app,修起了图,我则在旁边看他操作。因为从来没修图过,所以对app的强大感到神 奇,原来不用PS也可以做到这样了呢。

两个人就这样渡过了一段时间,直到注意天空已经是一片火红。大海的尽头是夕阳,一片波光粼粼的红色从海平线倾泻而出,这是白昼最后的吐息。

我和比企谷君静静地看着夕阳,细细感受海风。

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听闻一起听到教堂钟声的两个人会一直在一起。

「过去看看吧」

愉快的玩耍时间过去了,应该得继续做正事了。

两个人继续朝着钟声的方向往前走,在教堂的靠近大海的那一侧,一对新人身着白色礼服和婚纱在拍照, 他们结婚了。嗯,这样的夕阳值得作为背景。

在教堂的边上,还有一栋类似会馆的建筑物,应该是用来举办宴会之类的。

两个人各自拿着入口处的手册仔细端详。这确实是举办晚宴的场所,二楼分为休息室和面朝大海的阳台,

这里活动设施齐全,又背靠沙滩和大海,特别适合作为舞会的举办场所。 我轻轻拽了拽比企谷君的手。

「怎么了?」

「这里不错,就定在这里办吧」

我很开心,舞会的场地终于可以确定下来了,本以为失去海滨公园这个选项后,再找到场地还得需要一点 时间,误打误撞找到这里可以称得上幸运。

他听完我这样说,神色却慌乱起来,抿着嘴唇,最后轻缓吐出几个字。

「……那个,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我惊讶看着他,一头雾水,总感觉我们说的不是一件事。着急?…………啊!

这个男人到底在想什么啊,我揉了揉太阳穴,深深叹了一口气。

不过能考虑结婚,我觉得可以表扬他一下。

「本来眼神和性格就很糟糕了,在此之上连理解力都失去了的话那你还剩什么?好好看看」 我手指着手册的各个地方。

[有海,又有能生火的地方,还有各种设施具备的活动会馆]

「……啊,是说舞会的事啊」

语气虽然平缓,他却像抓住把柄似的,懊悔地撅住嘴角,死死地盯住地面。

他这副认真的模样让人感觉特别讨喜可爱,结婚吗,确实没怎么考虑过呢。如果我们在干叶结婚,这里也确实可以当作场地考虑进去。

确定关系了,但还是得赶紧让他和爸妈正式见一面才行,然而这又是一个棘手问题。

不过得等舞会结束后,再从长计议。

「确实,如果要做的话这里比较好」

他好像冷静下来了,不过视线还是逃避着我。

「嗯,这里,应该是最接近要求的了」

我对他露出胜利的微笑,他放弃地哼了一声,对我挤出一丝苦笑。

钟声再次响起,在教堂旁的两人,伴着到来的夜幕说笑着离去。

